

雲水一身——淨慧法師小傳

許惠利

也許前世出過家，今生法緣未斷，對佛教一直感興趣；樂於和出家人來往。在不多的結識中，淨慧法師與我最熟；初時，我以為他只是位學識淵博和尚，後來接觸日久，方知他有着傳奇般的地經歷……

(一) 初入佛門

一九三四年的一個冬日，湖北黃岡縣的汪集仙姑廟裡，抱進了一個嬰兒，哇哇的哭聲打破了山門的寂靜。當家的海善尼師從來人手中接過嬰兒，仔細審視，發覺這個孩子雖面色焦黃四肢細弱，但深陷在前額下的兩隻眼睛却很有生氣，臉上不由靈出了幾分欣喜。一直侍立在旁的孩子父親，長長地出了一口氣……這襁褓中的嬰兒，就是本文的主人公——淨慧法師；因家貧，一歲零五個月便被父母從五十里外的黃瓦匠灣賣到廟裡。

汪集仙姑廟是座鄉下小廟，除了早晚燒香、逢宗教紀念日「做會」（一種祈求消災免難和超度死者的儀式）外，平時沒有更多的事。管廟的海善、仁德二尼師是母女倆，原來也是窮人，心地非常善良。她們給孩子起了個好聽的名字叫「如意」，盼望萬事如意。小如意並不盡如人意，兩歲時還坐不穩，三歲半才學步，讓尼師操碎了心。

光蔭荏苒，如意到了八歲，尼師送他到陳子墩的私塾上學。由於汪集仙姑廟除如意外並無男僧，一同就讀的俗家子弟常拿他開玩笑，不叫名字叫他「小和尚」。不太懂事的如意；哭着向尼師訴說，尼師又羞又惱毫無辦法，只好轉學。短短五、六年間，換了三、四個私塾，有時還停學。轉眼到了一九四八年，如意十五

歲了，海善尼師業已圓寂，再留在廟裡已不方便。仁德尼師便托自己的師傅能慶，將如意帶到了武昌普渡寺。

比起鄉下的汪集仙姑廟，普渡寺不知要大多少倍。這裏常年住有四五十名僧人，過着非常嚴格地宗教生活。如意到了這裏，第一件事就是拜師。他雖然襁褓中就被抱進廟門，但始終未履行出家手續。在能慶尼師的引荐下，如意拜普渡寺男僧宗樵為師，正式出家成為沙彌。宗樵為他起了兩個法名，「淨慧」和「宗道」。隨後，又遷到武昌郊區卓刀泉住。廟裡有小學，每日除誦經課讀外，淨慧便在寺裏的小學就讀。一九四九年武漢解放時，他正在讀小學六年級。

解放初的兩年，淨慧先後到正覺寺、三佛寺等處學經並參加手工勞動。三佛寺曾辦起一個毛巾廠，淨慧學習了一個月，每天就能織十二條毛巾；半年以後，每天能生產四十八條毛巾，得到了生產能手稱號。

在他師公大鑫法師（宗樵之師）的教育影響下，晨讀晚誦，耳濡目染，淨慧知道了許多高僧大德的嘉言懿行，漸漸對佛教產生了虔誠的信仰。白天他參加勞動，晚上在燈下學習佛經。他苦苦地思索着，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愚智的差異、貧富的懸殊、善惡的趣向，為什麼竟這樣的不同？

(二) 從侍虛雲

一九五一年初，聽說虛雲禪師駐錫的廣東雲門山大覺寺要開壇授比丘戒，淨慧興奮不已。虛雲是當代著名高僧，佛學淵博、悲願宏深、德化廣遠，能在他門下為徒受戒該是多麼榮幸啊！懷

着無限憧憬，十八歲的沙彌淨慧，飄然來到了廣東禮源縣雲門山大覺寺，投奔虛雲座下。

虛雲和尚素以主張農禪並重馳名，淨慧到這兒後的第三天，就分得一畝荒地，一把鋤頭，六斤花生種，開始了亦禪亦農的生活。不久，淨慧得受具足戒，成爲比丘。一年後，他成爲虛雲禪師的法嗣，虛雲大師爲他起名「妙宗」。雲門山大覺寺簡稱「雲門寺」，是禪宗五家之一雲門宗的發源地，創建於後唐同光元年（九二二）；歷史上曾盛極一時。北宋時，「雲門」與「臨濟」並盛，南宋以後却衰微不傳。虛雲大師結廬雲門的目的，即是想中興此宗；爲淨慧起名「妙宗」，就是根據雲門宗的派系。

淨慧的確沒有辜負虛雲大師的苦心，學業精進，才與日長，尤領「法華」「楞嚴」之秘，被虛雲選爲侍者。虛公諄諄教導他，「人生在世，無論士農工商，欲求不虛生浪死作一有爲人物，首要立志高尚。蓋志高則趨向上，人格自高；志卑則趨向下，人格自卑」。又說：「曠觀古往今來之人物，至高至上，無如佛者。佛爲大覺王、聖中聖，首倡平等無我之旨，以解救一切衆生痛苦爲務，萬德周圓，九界尊仰。」這些話堅定了淨慧向學的決心。「函蓋乾坤」「截斷衆流」「隨波逐浪」乃雲門祖師文偃的三句名言，但虛公日常講經並非專釋此言，而是對禪宗五家兼容並蓄、博採衆長，這對淨慧也產生了很深的影響。

三十年後，淨慧法師談到在雲門寺的這段生活時說：「我對工作的態度，基本上是在雲門寺形成的……我在雲門寺，不僅是虛雲和尚的戒子、侍者，還是他的法徒……我有責任繼承他的事業；要繼承他的事業，首先就要充實自己，當時就是這樣認爲的。」在虛雲大師的栽培下，淨慧先後擔任了侍者、副寺、監院等職。

虛公對淨慧甚爲器重，他曾以詩五首勉勵淨慧。

其一：

「當年二祖爲心宗，求法忘軀立雪中。

子志若能繼先德，芳名千載自流通。」

其二：

「一枝秀迥雲門峯，豈比尋常草木同。

自是大覺志堅固，森森永蔭法門榮。」

其三：

「大法迥然絕古今，毫端獨露本來真。

風行草偃尋常事，普澤人天作雨霖。」

其四：

「摩醯頂上眼重開，方許吾宗大匠才。

法門幸有能承繼，立志須從勇猛來。」

其五：

「妙宗開化慈悲懷，道濟蒼生法界寬。

淨戒嚴持崇聖德，慧命相傳般若燈。」

詩中表現了虛雲對淨慧的賞識與期望。

一九五三年，虛雲赴江西永修縣雲居山主持修建眞如寺。第二年，淨慧到眞如寺探望。翌年，再赴雲居，協助虛雲主持傳戒法會。

一九五六年九月，中國佛教最高學府——中國佛學院在北京成立。爲進一步充實自己，淨慧徵得虛雲同意後，立即報考，成爲第一批學員。在學院裡，他抱着極大的決心，投入緊張的學習。認識到光爲繼承虛雲的事業、佛教的事業而學習是遠遠不夠的，還必須熱愛社會主義祖國；既爲祖國的繁榮昌盛而學，又爲發揚佛教優良傳統而學，才是正確的學習態度。虛雲大師非常關心他的學習，多次來信告誡他要「苦心向學，嚴持淨戒，朝暮禮誦亦不可廢……」並時常寄錢給他作生活補貼。說師徒如父子，眞不爲過。淨慧也屢次去信，向虛公表示了「努力修學、不負師恩」的決心。

(三)悠悠雲水

進入一九五九年，淨慧在佛學院的學習已取得了長足進展。

爲使佛教適應時代潮流，針對佛教隊伍中持戒鬆懈的現象，他提出應揚棄某些不合時宜的制度和觀點，並具體提出了由「信徒、門徒、宗徒、宗師、長老」五個階次組成的修學持戒制度。正當他準備進一步向尊師請教研究的時候，年屆一百二十歲的虛雲大師在江西真如寺西歸。消息傳來，淨慧悲痛不已。爲繼承虛雲遺志，振興佛教，他着手整理虛雲法匯。一九六二年，在紀念虛雲大師涅槃三周年之際，《虛雲和尚法匯續編》一書編輯完成，油印流通。他哪裡想到，正是這本書改變了他今後的生活。原來自一九五七年起，虛雲大師就已遭到了內部批判；在政治形勢一天一天向「左」轉的情況下，避之猶恐不及，哪裡還容得下尊教呢！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九日，經過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後，這位佛學院的高材生被定成爲「反動人物」樹碑立傳。

旋即，十五年的改造生活開始了。先是下放大興縣畜牧場，繼而驅出北京，落戶廣東禮源縣示範農場；最後攆回老家，回到早已陌生的黃瓦匠灣。在大興，淨慧並未意識到下放的嚴重性；勞動改造之餘，自學古代漢語，閱讀古典名著，心境尚十分坦然。他天真地以爲，自己的問題很快就能得到解決。然而，他失望了，等待他的，是廣東的勞改農場。當一身落魄返回家鄉時，他的心已經徹底冰涼了。「襤褸離家老大回，袈裟未暖素衣寒，人間苦種知誰是，顛沛流離一笑三」。這首「回鄉書感」，便是他當時心情的真實寫照。

貧困落後的家鄉，每個勞動日（十工分）的分值從未超過四分錢。淨慧算強勞力，每天掙十個工分，可憐的收入只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。錢少，口糧也不多，每月的定量加上工分糧，僅夠吃二十天左右，其餘時間只好攪紅薯秧勤褲腰帶了。生產搞不好

，階級鬥爭的弦並不鬆，淨慧的名字從大興到禮源都未改，這裡却是封建迷信，換成了紅色的「黃建東」。處處有人監視，事事有人匯報。遺憾地是，佛門弟子老老實實，沒有半點挑剔。

有一段時間，公社婦聯主任下鄉蹲點，住在他家隔壁。時值深秋，地裡到處都是晾曬的晚稻。一天夜裡，淨慧挑着兩個籬筐，從離家一里外的榨坊加班回來。進家後，籬筐落地的聲音驚醒了婦聯主任。她懷疑淨慧偷了稻谷，警覺地過來檢查，結果當然是什麼也沒有。如是多次，隊裡的治保主任才對他放了心。知他不會偷懶，以後逢單獨幹的活，專讓他去。

由於長期缺糧，營養不足，淨慧的身體日漸消瘦，終於導致患了風濕性的心臟病，全身水腫，寸步難行。適逢縣裡興修水利，「五類分子」再病也要去。沒辦法，淨慧只好拖着帶病之軀，揣着行李、工具，到九十幾里外的倒水河工地勞動。在民兵的監視下，有好幾次他都差點暈倒。佛說：過去心不可得、現在心不可得、未來心不可得；此時的淨慧心裡，真是三世不存，萬念俱灰，只求生還了。說來奇怪，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；沒有住院，沒有休養，靠着水庫工地多增加一點補助糧，病竟然慢慢地好了。

一個信仰的追求，只有在困難時刻才能看出是否執着。就是在這樣的艱難環境下，淨慧也沒有忘虛雲的教誨，堅持早晚課誦。工間休息時，別人抽煙說笑，他盤腿打坐。十幾年積極攢的佛書，都被當成了「四舊」，一本《禪門日誦》却保存下來了，成了天天讀。偶然的機會，淨慧在範文瀾的《中國通史簡編》裡看到批判佛教的內容，如獲至寶。他以反爲正，仔細研讀，重溫了中國佛教史。歷史是最好的鏡子，「三武一宗之厄」沒能滅掉佛教，今天的災難遲早也會過去。一九七二年，他與留在武漢歸元寺的佛學院同學昌明取得了聯繫，精神受到鼓舞。

面對紛亂的社會，面對衆生的不平，他堅信只有佛教教義能提高人生向上、向善的自覺性，能使普通人從本質上升華到圓滿

究竟的境界，從而達到人類社會的淨化和安寧。

(四)重返北京

一九七九年二月，粉碎「四人幫」三年後，春風終於吹到了黃瓦匠灣，淨慧摘掉了一切「帽子」，準備迎召回京。臨行前，他去汪集看望仁德尼師。二人相見，心潮起伏，幾十年前的情景，一幕幕地浮現在眼前。尼師仍像過去那樣疼愛他，好吃的全拿出來了，母子倆足足說了半宿話。第二天，當淨慧告辭時，尼師眼裡忽然放出異樣的光輝……壽終正寢。淨慧大慟，他萬也沒有想到，此次探望竟成永別……帶着悲傷、帶着希冀，他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。

「桃歡李笑喜逢春，流水行雲又一程。

再叩國門懷舊澤，重沾雨露感新恩。

天循物意憐幽草，人愛春光惜晚晴。

人憶揚鞭奔四化，自忘鉛鈍請長纓。」

這首《重到都門書感》，既是他對十五年坎坷的感慨，也是他對新生活的信心。能夠重新來到佛教隊伍中來，能夠重新為人間佛教服務，他的精神重又振奮了。

一九八一年，中國佛教協會會刊《法音》雜誌創刊，淨慧法師專任編務。從此，他把全副精力都傾注到佛法的宣傳和研究上。在教內同仁的幫助下，《法音》發行量從最初每期兩千份，上升到每期一萬五千份；還出版了《佛教常識答問》《法苑談叢》《禪宗大意》等《法音》文庫叢書。一九八七年起，又出版了《法音》學術版專刊，並與日本、香港、泰國、新加坡、美國等地的幾十種佛教雜誌建立了交換關係。與此同時，法師自己還對《壇經》進行了深入研究。

自從本世紀初敦煌發現寫本《壇經》後，因其內容與現行的幾種版本有所不同，在中外學者間出現了肯定敦煌本《壇經》而否定

其它版本的傾向。《壇經》是禪宗六祖慧能的語錄，是研究慧能思想的重要典籍。對於禪門中人，自當格外關心。法師首先撰寫了《敦煌寫本壇經》是最初的《壇經》嗎一文，用大量事實進行比較，否認了《敦煌寫本壇經》是最早的《壇經》觀點，引起國內外重視。接着，法師又撰寫了《關於慧能得法偈的再探》《試論慧能思想的特點》等文，再得好評。

一九八二年，法師被補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理事。一九八三年，這期間，我與法師相識了。當時，我正在寫《臥佛寺與櫻桃溝》一書。因為對臥佛與十二圓覺菩薩的關係有些疑問，經法源寺知客能行介紹，向淨慧法師請教。本想先通電話約時間見面，誰知法師在電話裡便引經據典釋清了我的疑問，使我非常感激。別人也許不信，這之後三年因種種原因，我與法師竟一直未能見面。直到一九八六年來研究智化寺時，才在廣濟寺見到法師。法師身材頎長，面色紅潤，稀疏的短髮間露着受戒的疤痕，講話略帶南方口音，我們很快就熟了。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，在中國佛協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上，法師當選為常務理事。

稍後，法師又被推選為河北省佛教協會會長，工作越來越忙。正定臨濟院曾是臨濟祖師義玄卓錫之地；在國內外影響甚大。近幾十年來，祖庭荒廢，徒侶零丁、塔影空留、鐘聲絕響。法師有志促成臨濟寺的全面復興，計劃在這裡設立禪學研究中心，創辦《禪》季刊，舉行禪學研究活動。老有所養，是中國人民的優良傳統。為使老病僧尼晚年有所依托，法師倡議重建趙州禪師道場，設立佛慈安養院，博得海內外同教贊揚捐助。

悠悠雲水，幾度晨昏。在那「極左」思潮橫行的時候，許多人問法師信仰什麼，他坦率地回答說：「我信仰佛法，我的生活經歷決定了我只能是一個佛教信徒」。正是這種信念，使法師走進了漫長的佛教道路，繼續向前。

(完)